

悉尼华人：我对法轮功有一种敬意

（明慧记者蕴韵澳洲悉尼报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的清晨，悉尼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的拜莫尔公园（Belmore Park）集体炼功，当天早晨，悉尼的上空是蓝天碧日，拜莫尔公园的上空飘荡着祥和的炼功音乐，晨光清风中，法轮功学员开始了集体炼功。优美的功法和宁静祥和的炼功场面吸引着过路人。

来自中国山东省的赵先生一直注视着炼功场面，他对学员说：“我是一个普通人，出于良知，我一直都很关注法轮功团体，首先我对法轮功有一种敬意，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还有这么一群人能为了追求自己的信仰而坚持着，真是

难得。你们这种坚韧的精神，我是由衷的敬佩。我经常走过唐人街，法轮功学员总是发给我一份资料，那些资料我都看，我从来也没有觉得法轮功有什么不对，人家有信仰的权利，你共产党迫害了人家又不让人家说话，这算什么？人家当然要说话，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共产党草菅人命，滥杀

无辜，这谁都知道，揭露出来就说人家在搞政治，莫名其妙嘛。我认为人的最高原则就是道义的原则，我决不会因为任何一个政党而放弃道义的原则。”

一群澳洲西人小伙子经过，有一人走到炼功场地前，向正在打坐的法轮功学员深深地鞠躬，然后高举起他的双手向大家喊着：“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晨，悉尼法轮功学员拜莫尔公园集体炼功。

自由广场呼唤良知 震撼人心



（明慧记者郑语焉、周容台湾台北采访报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六），迎着金黄的阳光，台湾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亲友和法轮功支持者，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呼唤良知 停止迫害”记者会及大游行，揭露中共邪恶本质与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事实，呼吁制止迫害。

广场一角“法轮大法义务教功”的帐篷，不断有大陆观光客前来翻阅或拿取资料仔细阅读，摆置在场边的真相展板引起中外游客和大陆观光客的高度关注及讨论。广场正门前要求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大横幅震撼着一拨拨的大陆游客。不少大陆游客向法轮功学员表示自己已经在游日月潭的时候办好三退了（退出中国共产党、团、队），神情非常快乐欣喜。

一位身材高挑的帅气小伙子对法轮功学员说：“我看退党的人数恐怕远远超过这数（指八千五百万人数），有些人退了也不敢随便让人知道。”他看着广场上近百位学员集体炼功，以及其

他忙着准备场地的学员，感叹说：“在我们那边看不到这样的场面，在台湾的人真是好，很幸福。”

记者会于下午一点钟开始，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律师，在记者会上代表律师团向所有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民众、以及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协助控告中共官员和为法轮功学员作辩护的维权律师致意。

朱婉琪分享一则讯息说，台湾立法院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下午通过提案，“任何申请入国之中国官员及中共高干有无涉入严重违犯人权情事，我国法务部、陆委会和移民署等主管机关应详查，经发现者，应即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不发予入国许可。”并且要求政府应通令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和民间组织，拒绝邀访，台湾不欢迎及不接待任何涉及有严重违反人权的中国官员高干。这个创举已经直接得到中共的反应，迫害人权的中共公安人员打电话到台湾来打听自己是否还能入境台湾。朱婉琪更希望更多中国人勇敢站出来跟中共说：“还我人权。”让这世界、尤其是所有华人再也不要受到红色恐怖的毒害。

记者会后，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国乐团吹响“法轮大法好”的带领下开步游行，飘扬着“法轮大法好”的旗帜，壮观游行的画面吸引许多路人驻足。不同阶层民众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的迫害。

曝光山东省第二男子劳教所八大队恶警恶行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 山东省第二劳教所原位于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 也称王村劳教所。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由淄博王村迁移到济南章丘市官庄乡济王路二十九号(官庄乡中学西邻)。自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党与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 山东第二劳教所一直大量非法关押着来自山东各地的法轮功学员, 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 其残暴的恶行多次被海外媒体曝光, 恶警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手段有: 电刑、吊刑、毒打、双臂上下交叉铐在床上, 长期面壁坐小板凳, 剥夺睡眠、长期罚站、野蛮灌食、关押“禁闭室”、利用挑拨离间、假善、欺骗等等。青岛法轮功学员邹松涛在这里被迫害致死。

现在, 山东省第二劳教所的第七大队和第八大队作为两个最主要的参与迫害的大队。其系统的洗脑转化迫害, 七大队以共产邪说为主, 八大队以强迫学习宗教知识为主, 妄图搅乱法轮功学员的思想。

八大队现在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大队, 制造恐怖气氛。恶警大队长郑万新从一九九九年参与迫害至今, 总负责(现在已调离八大队); 恶警指导员孙丰俊负责所谓的思想转化, 背后指使。恶警大队副大队长刘基超对法轮功学员强迫做奴工, 强迫加班加点, 榨取血汗。恶警头目郑万信, 孙丰俊, 王宝华, 刘基超和恶警张玉华, 刘林, 逼迫利诱恐吓殴打法轮功学员, 利用暴力胁迫法轮功学员观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恶警孙丰俊, 张玉华, 刘林, 高胜, 岳震宇等坐在办公室通过监控器监视, 对于拒绝洗脑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殴打, 电击, 他们背后操纵偷盗等违法人员监视殴打包夹法轮功学员, 送严管班长期坐硬板凳, 逼迫法轮功学员长期加班奴役。恶警张玉华(瘦高个, 戴眼镜)是研究心理的, 积极参与洗脑转化迫害, 并获山东省中共邪党奖赏; 张玉华的妻子也在劳教系统。刘林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多年, 是迫害法轮功的黑手和老手, 伪善狡诈。恶警岳震宇(小眼睛, 体胖)殴打过法轮功学员。

因抵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受到过恶警电击、殴打、辱骂。如: 威海法轮功学员宋书福因拒写三书, 被打落四颗牙。东阿法轮功学员刘玉民被恶徒李毅打。法轮功学员赵致胜腿有残疾, 自己本来能走路, 在被强迫劳动中摔伤, 须人搀扶才能走, 仍被关押。

泰安法轮功学员朱建文本有癫痫病, 修法轮大法后

发病明显减少, 在王村八大队被逼迫污蔑大法, 强迫劳动, 经常发病抽搐, 八大队还不放人。滨州法轮功学员刘朝现母丧不准奔丧。法轮功学员朱学义因在车间喊法轮大法好口号被铐被打, 精神几近失常, 劳教所为推脱责任, 才送其回家。济南市法轮功学员朱晓东因绝食抗议迫害被铐被电被打。苍山县法轮功学员孟斐绝食抗议迫害被强制灌食, 出现生命危险, 被送医院抢救等。滨州法轮功学员董宝珍被恶警殴打, 不让睡觉, 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恶警操纵犯人故意殴打董宝珍。董宝珍被长期罚坐硬木条凳, 睡大厅地板。法轮功学员孙奎顺因绝食反迫害, 在恶警办公室多次被电击殴打, 被铐在洗漱间, 恶警指使犯人殴打了孙奎顺好几天, 孙奎顺绝食九个月多月抗议迫害, 因身体极度虚弱, 山东省第二劳教所怕承担责任, 才将孙奎顺送回家。

七大队经常殴打法轮功学员, 绝食抗议的法轮功学员吴善东仍被关押。参与迫害恶警: 大队长罗光荣、教导员李公明、王宝华、王新江、张勤、宋某、张瑞敏、毕洪涛、曹成涛、高伟、王厚刚、李复水、刘忠浩、宁某。

山东省第二男子劳教所八大队原大队长郑万信已调离, 现大队长是原八大队指导员孙丰俊。八大队副大队长王宝华已调到七大队。



山东省第二男子劳教所常用酷刑迫害手段



恶警们对法轮功学员最常用的迫害手段就是面壁、坐小凳、不让睡觉少睡觉。面壁就是法轮功学员紧挨墙按所谓标准姿势长久罚站或罚坐, 一天面壁十几个小时, 不准变换姿势和挪动。坐小凳就是除劳动和吃饭外, 其他时间法轮功学员一律坐在 20 厘米高的小木凳上, 无论多么痛苦难受不得起来、不得左右挪动而只按所谓标准姿势坐。这种罚坐小凳看似不严重, 其实是痛苦不堪的酷刑。夏天三天就会把屁股坐烂, 脓血湿透裤子粘在凳子上, 一起一坐钻心的疼痛。

图为山东省第二劳教所大门



追踪曝光

济南六十八岁法轮功学员 武玉良失踪一年半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济南市历下区燕山小区法轮功学员武玉良,二零零九年七月四日在济南燕山小区附近向民众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济南“六一零”的刘长山洗脑班迫害,武玉良离开洗脑班后,便失去音讯,至今失踪一年半。家人曾四处寻找,打听下落,然而至今武玉良仍下落不明。

武玉良,六十八岁,山东师范本科学历,退休前任山东沂水三中教导主任。武玉良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前他身患八种疾病,如心脏病、气管炎、胃病等。修炼后一身疾病不翼而飞。中共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公开迫害法轮功后,武玉良遭到迫害,二零零零年曾被邪党人员非法劳教一年。

武玉良是当地出了名的好人,工作中不图名不图利。有一年,该校有一个全国劳模名额,他主动让出去。提校长、定职称,他从不争,他讲顺其自然。他人品好,业绩

也突出,他任教的专送大学生班,其升学率很高,是人人赞誉的好老师。很多人都说武玉良是个与世无争的人,是沂水第一大好人,被非法劳教了真是太可惜了。

武玉良的家人心急如焚,非常担心牵挂武玉良的安危。我们呼吁,请广大正义善良人士关注武玉良失踪一案。

◎“六一零”是中共专门设立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是一个超越国家法律体系和政府体制的、拥有极大调度国家资源的超权力机构,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作恶多端。

位于济南市刘长山的济南市“六一零”洗脑班,中共为欺骗世人对外称:“济南市法制培训中心”,把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在这里,强制实施精神洗脑,企图达到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目的。实质是济南“六一零”非法设立的洗脑班。

【明慧网】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山东各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陆陆续续被绑架到山东省女子监狱各监区进行迫害的有数百名。二零零零年后监狱增加了六、七、八三个监区,还在盖楼地下室继续扩建。八监区是专门设立迫害法轮功的黑窝,每天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罪恶都在这里上演着,狱政科黄科长,恶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手软。七监区有一名刘红梅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生命垂危,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在出工队伍最后可以看到她被几个犯人抬进车间。

二监区监区长恶警高莹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头目,常用关禁闭,电击,拳打脚踢,不让睡觉,冷冻,罚蹲,不让洗漱等等手段强制法轮功学员“转化”(所谓转化实质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法轮功学员卢凤花炼功,被恶警指使杀人犯姚怀芳毒打,把卢凤花的被子扔在走廊上,卢凤花被迫撞墙抗议迫害,血流一地,高莹、赵飞燕、孙晓丽等恶警不但不在医院治疗,却把她关禁闭,强迫写“三书”。济南市法轮功学员路玉英绝食反迫害数月,每天都被野蛮灌食,高莹,孙晓丽恶警用电棍电击她,上厕所也有犯人监管。

法轮功学员顾海梅被送去专管组,她不放弃修炼,遭电击毒打,被折磨得面目憔悴,她姐姐顾海莲也是

揭露山东省女子监狱二监区暴行

法轮功学员,在三监区遭受迫害。

法轮功学员苏翠华去接见关押在男监同为法轮功学员的丈夫,途中走出恶警高莹的视线,高莹说她要跑,苏翠华被关禁闭,严刑毒打,送到专管队很长时间,回二监区后很少说话,甚至有些木讷。张曾梅炼功也被赵飞燕等恶警毒打,还有好几个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赵玉莲因经济案被判刑,浦娥梅因拐卖被判刑,都是在不同的看守所接触法轮功学员后,明白了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俩人都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有一次恶警从赵玉莲身上搜出浦娥梅写的一篇经文,她俩都遭到了恶警高莹,孙晓丽、宋冰、刘洪涛、汪洁电击、毒打,数九天不让浦娥梅穿棉衣,只穿单衣,两根电棍一前一后,象烙烧饼一样,几个恶警围攻在一起拳打脚踢,浦娥梅倒在地上,恶警扯着头发又拽起来,致使她鼻口流血,被恶警刘洪涛踩脚,血肉和袜子粘在一起,至今浦娥梅脚背上的伤痕还在,恶警们打完了,又指使犯人张静芹擦洗地上的血迹,销毁罪证。并昼夜让她蹲着,不让睡觉,不论哪个组加通宵劳动,都让她陪着。

相隔不到十天,浦娥梅不唱监狱里的邪歌,再次遭电击毒打,恶警孙晓丽问她错了没有,她大声回答不错,恼怒的恶警,把她关禁闭,强迫

写“三书”,她不配合,半月后她脸色苍白,瘦的皮包骨。别人五年刑期,两年半就放人,她五年刑期,二监区关押她四年多,本来她犯罪也没形成事实,又在哺乳期,完全可以从轻处罚,就因她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身心受益了才不放她。导致她丈夫抛弃妻儿一走了之,家里一双女儿无人照顾,养育孩子的担子就压在她快七十岁的父亲肩上。老人千里来监狱看她,恶警高莹恐吓说:你女儿不转化就是不放她。由于受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身心每况愈下,贫病交加,浦娥梅出狱不久,老人就离开人世。

山东省监狱位于济南市工业南路,分为男监和女监两部份,是关押全省重刑犯的地方。男监和女监的门牌号分别是济南市工业南路九十一号和九十三号。自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伊始,这所监狱就已沦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



【明慧网】我是一九九八年末有幸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的。因为在印刷厂干了一辈子，长期接触铅粉，导致贫血、高血压、腰椎骨质增生，习惯性流产两次，直到三十岁，才生了第一个孩子。特别是过敏性鼻炎折磨的我太难受了，整天鼻涕、眼泪没完没了。

一九九九年春，在炼功点上炼功时，流鼻涕打喷嚏不止。同修说这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呢。炼第二套功法时，觉的腰部暖暖的，项背部也热乎乎的，非常舒服。从那以后，病痛都消失了。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党开始镇压法轮功，我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炼了？楼下住的就是居委会主任。派出所来人到我家查看，家人害怕，把师父的大法像和大法书都藏起来了。在中共邪党的迫害下，从那以后我被迫放弃了修炼。

二零零四年，在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我又恢复了修炼。又回到大法中来了。

二零零六年清明前，我突然出现了脑梗的症状，发正念右手抬不起来了，缩成了象鸡爪子一样，右腿象面条一样拖拉着。家人强行把我送到医院，大夫嫌送来晚了，后果不佳（因心脑血管病的最佳抢救时间是三至十二小时）。而且我的梗塞部位在脑干上，是最危险的。女儿一听就急了，数落我不看病，不吃药。大夫说先准备一万元吧，住院。

我身边的法轮功学员知道后，马上鼓励我：不要怕，你是修炼人，一定



能度过这个魔难！并提醒我多发正念。我开始坐在床上发正念，求师父帮我，手能抬起来了，但指头耷拉着，竖不起来。我就使劲往上拉，让指头竖起来，慢慢的手指能伸直了，竖起来了，象个发正念的样子了。在师父的呵护下，我恢复的很快。腿消肿了，能下床了，能站了，能走几步了。我看着我师父的法像泪流满面，感谢师父再一次救了我。我的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如果不修法轮大法，那次或者一命呜呼，或者瘫在床上上了。

我住的病房里有三位病人，病状都比我轻，有的已经花了一万多，有的花了二万多，而我只花了七千八，住了二十一天，是第一个走着出院的，家里给准备的拐杖也没用了。

回家后，我抓紧时间学法、炼功、发正念，从仅能站几分钟，到能站十分钟、半小时，从不能蹲到能蹲，从只能单盘到双盘，恢复的很快。炼功打坐时，感觉身上热乎乎的，更觉神清气爽，腿上更有劲了。上下楼梯不用再抓着护栏了，上下公交车也不

那么费劲了。

师父一直在呵护着我，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

二零零七年夏天，我进商店买东西，上台阶时，突然觉的头晕，身子向后面摔去。我刚想喊师父，还没喊出来，就觉的脑后有一大手向前推了一下，我就站直了，也抓住了门框。

今年新年前，我从儿子家出来下楼时踩空了，一百二十多斤的我朝着前方一零二房间的门扑去，不知为何，回转身坐在了一零三房门口。老伴和儿子都吓坏了（因为我二十八岁那年内外踝双骨折，手臂、脚掌都骨折过）。我说别害怕，什么事都没有。我让他们慢慢扶我起来，坐公交车回家了。回去一看，只是裤子上有点土而已。家人再次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更加理解支持我了。有时看到我给别人讲真相时，还帮着说几句。

二零一零年春天，我在看书学法时，我习惯性的拿出戴了近二十年的老花镜（左八百度，右三百五十度），同修说不用戴了，我就没戴，很顺利的就将大法书上的字念下来了。

二零零七年下半年，厂子给我办了医保卡、“门规”，我一次也没用过，现在卡上存着一千多元了。邻居、亲友都说我身体越来越好了。我说多亏大法救了我，我是最有福气的人，因为我有师父管。

今后我要走出去，用我的亲身经历讲真相，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别被中共的欺骗谎言所迷惑，让更多的人体会法轮大法的美好。◇



二零零九年秋，山东省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某大医院住院部保健病房为一资深退休干部及其老伴（肺癌转移骨癌患者）讲了法轮功受邪党迫害真相，两人都听明白了，老干部决然“三退”（退出中共党、团、少先队组织）。

一年后，这位老干部陪老伴来医院，这位法轮功学员又见到他们，此时老妇人红光满面，白白胖胖的，与年前完全不同。老妇人高

兴地告诉法轮功学员说：“我全好了，只是来例行检查，谢谢您去年传给我们的福音，托大法福，我全好了！”说话底气十足。法轮功学员见她头上又长出浓黑的头发（因化疗，头发全脱光了）并向她祝福。

老干部乐哈哈的告诉法轮功学员，老伴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确实已全好了，要不就全完啦。接着就高度赞美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们的神韵光盘的内

容，连声喊“好！好！好！”在场的他女儿也宣布“三退”。老干部随即为儿子、儿媳、孙子取了化名，委托法轮功学员帮助“三退”，并代表全家人再三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

为什么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得到大的福报呢？就是因为“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在法轮大法遭到诬蔑迫害时，您还能明白是非、支持善良，这就是最珍贵的一念，就会得到上天的庇佑。全国各地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危难时刻化险为夷的例子比比皆是。